

吟

詠

樂

陳沈修能

— 25 —

經本刊在二〇六期點將，向學嫂們求稿，感謝陳傳奇學長夫人在教學忙碌及家務操持之暇，欣然應徵「學嫂園地」，惠賜鴻文，報導天倫吟詠之樂，可算雅人雅事。深盼其他學嫂們公餘厨下，亦能為友聲致力，編者公私均感激不盡。

坐靜電健康器，手執友聲，捧讀海角嘤鳴集，算是我窮忙生活中的消閒妙方，吟哦之間，幽趣橫生。真佩服葉學長等幾位詩人，既是交通界的前導，却又善奏人類靈魂的樂曲，讓每一戶交大家庭，都能按時浸浴在詩章的清輝彩光中，享受文字之樂。

平時，在家務倥傯中，覷個空兒，我常拿起一本唐詩，啾啾哦哦，吟將起來，那詩中的空靈，詩中的畫面，立節把我從煩煎的塵俗中，牽引到一片靜趣的天地，使我神遊物外，心恬意適。

有一個時期，我把一本詩集放在枕邊，作我臨睡的催眠劑，那份清新，那份雋永，的確可以安定心魂，引入夢鄉。

我喜愛詩中有畫兼具哲理的意境，望着落日薰染

的天空，一片壯麗，我不禁吟起「向晚意不適，驅車登古原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

眺望綠野山嵐，蔥翠綿遠，我又悠悠地輕吟：「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郊外斜……」或是「青山橫北郭，白水繞東城……」

旅遊勝景，我又得徐徐吟唱：

「人事代謝，往來成古今

江山留勝跡，我輩復登臨……」

最近在我上班的途中，發現一塊廢田蓄成水塘，清晨亮麗的天光投影其中，一片晶瑩閃爍。晨風拂過，碧波粼粼，我便憶起：

「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

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

這池塘還養着一羣小鴨呢！我又繼續吟出。

「乳鴨池塘水淺深，熟梅天氣半晴陰。

東園載酒西園醉，摘盡枇杷一樹金。」

當我們倆口在夜空下附近散步談心時，我總得把白天騎車途中自彈自唱的感受，介紹給他。他聽了先是責我「騎車小心，安全第一。」然後呼應詩境，不免動容。

「詩詞真美，我們倆退休後，好好兒讀點書，學寫詩。」他感奮地計劃着。使我為他的靈犀相通，不免感恩知己。於是挽着他胳膊的手，不覺緊了緊，嘉許着「不失為好伴兒。」

在炎炎夏日，潯暑惱人中，我非常喜愛杜甫那首清江詩：

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長夏江村事事幽，

自來自去梁上燕，相親相愛水中鷗。

老妻畫紙為棋局，稚子敲針作釣鈎……

那份恬淡、寧適、靜謐、平和的流露，令人理性清澈，返真歸樸。那份對生活的熱愛，情趣的培孕；使人生積極，愉悅。

外子極喜愛「老妻畫紙」及「稚子敲針」兩句。

他一定琅琅地加以描摹：「且看那位身穿玄衣，頸挽髮髻的老嫗，戴着老花眼鏡，在紙上劃着格子，準備和他當家的一爭楚河漢界。那個可愛的小不點，却專心一志地在敲着針鈎，大概爸媽太節儉了，買個針鈎都捨不得。」

「還有那雙飛燕子，穿簾翻飛，自來自去，何等逍遙——那水裏的對對鷗鷺，耳鬢廝磨着相挨相親，表現出江村的幽靜，世事的無擾，生活的安寧，物我皆同。」我接續着描摹。

「可惜這位博學多才的詩聖是『多病所需唯藥物，微軀此外復何求！』無力顧到生活上的情趣。」我聯想到自己的賤體多病多弱，誤了多少進取的心願，微微感嘆着。

「詩聖雖然多病，可是他隨時在靜觀萬物的生趣，美化着人間世的動態，等于充實了生活情趣。」外子又加了詮釋，使我深有所悟。

長夏午睡後，我喜歡口吟數絕。

「梅子留酸澀齒牙，芭蕉分綠上窗紗，

日長睡起無情趣，閒看兒童捉柳花。」

那份閒散，那份慵懶，那份無所事事的輕鬆，原

— 26 —

也是藝術的境界，生活的趣味呀！

「低屏石枕竹方牀，手倦拋書午夢長，

睡起茫然成獨笑，數聲漁笛在滄浪。」

彷彿笛聲悠揚，因風相送耳畔，由於酣睡初醒，更覺身泰體舒，心靈滿足。

孔明的警句我也熱愛「大夢誰先覺，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」

對那條臥龍，未出山前的善自珍藏，和蓄勢待發，低徊不盡。

外子是蘇州，不免特別深愛那首楓橋夜泊。

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，

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

吟完他一定從椅中霍地站起，兩手握拳，作着力敲鐘狀，嘴裏念着吳儂軟語：「噯！噯！噯！噯！客船來哉！來哉！」惹得孩子們好奇地尋根究底，細問家鄉景物不止。

他還喜歡那首：「煙籠寒水月籠紗，夜泊秦淮近酒家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」

他大概憶起秦淮河畔的風光，和國家多難的感懷吧！

天成，美景迷人。我怎能不又重複它數百遍。下面那句「短笛無腔信口吹。」也令人輕盈活潑，年輕十倍的。真虧孩子們提醒，把我忽略了，淡忘了的名句又攏集到面前。

「畫出耘田夜績麻，村莊兒女各當家。……」

「古木蔭中繫短蓬，杖犁扶我過橋東……」

田園風光，農家生活，躍然紙上，不計名利，深諳哲理，正是工業起飛中現代人所隔闕的，缺如的。這些田園詩彷彿午夏透涼的瓜果，讓人嚙咽後通體舒爽。

「不管你們將來學工程，學科學，學政治，對文學的修養還是要涉獵，詩文能淨化心靈，昇化情操，美化人生，培養無數美德。」我隨機教育地開導着讀高中的孩子們。

我深深感慨，生為詩人的女兒，（家父在滬濱，朋輩稱爲詩人）却連條打油詩也打不起來。父親當年曾殷殷期許過，要我好好在文學上紮根基，將來得父女唱和之樂。可是我……連份內的家務都攬不好，

「詩中畫的境界是最美的，比欣賞一幅名畫還要豐富。那份感受，彷彿喝着醇酒，在享受着微微香酥的薄醉。」他發揮着感受。於是我們儘找那些詩中有畫的佳句，搶着顯能，可憾只會傳播不會自創，但也够薰人欲醉。

我也喜愛描寫自然景物的淡遠意趣，像「遠上寒山石徑斜，白雲深處有人家，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似二月花。」以及「春色滿園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……」等句。

閒來閣家圍坐，話敘家常，我常提議各人背誦幾首唐詩，孩子們也不甘示弱。

「綠遍山原白滿川，子規聲裏雨如煙，

鄉村四月閒人少，纔了蠶桑又插秧。」

害得我把「子規聲裏雨如煙」叨念了幾百遍，咀嚼不盡。眼前展現了一幅春雨朦朧，如煙如霧的圖畫。雨聲裏傳來了子規淒切的斷續啼聲「不如歸！不如歸！」豈但有詩有畫，尚有音韻可聞。

「草滿池塘水滿坡，山銜落日浸寒漪，

牧童歸去騎牛背，短笛無腔信口吹。」

哇！「山銜落日」下加上「浸寒漪」三字，佳句

遑論文學詩詞！

客廳壁間張掛着父親的贈詩鏡框，那還是卅八年的墨寶，是我離家來臺時父親相贈的。

膝下相依看長成，燈前似我讀書聲，  
向來聚處寧知樂，垂老離懷不可名。  
念汝嬌憨行萬里，何時歡笑指歸程，  
辭巢乳燕飛須穩，記取江頭送別情。

吟着吟着，又不禁淚流滿面嗚嗚不止。拜別雙親已二十一年，歲月不居，何時重見親顏呢！

偏他不識趣，見我愁腸百結，不圖寬解，却又繼續念着橫幅中第二首感懷詩句：

揮手霜天感易成，回頭江岸咽潮聲，  
至崖枉自傷離別，浮海應非徇利名。  
兒女苦縈心一寸，風濤冥想路千程，  
歸途腸共車輪轉，祇憤難爲此際情。」

淚眼模糊，憂心如搗，只有加強信心，期望極早「凱旋返鄉」之日；願皇天佑我雙親。